

資治通鑑

第十一冊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樞密院樞密判官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臣馬光奉勅編集

晉紀三起上章困敦盡著雍涒灘凡九年

世祖武皇帝中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太康元年是年四月春正月吳大赦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濬唐彬

擊破丹陽監盛紀丹陽城在秣歸縣東八里昔周武王封熊繹於荆丹陽之地即此今謂之屈沱楚王城吳人於江積要害之處有積石逆水渚並

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長直亮翻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

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筏皆伐被皮義翻著又作大炬長十餘丈亮翻大

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以人力設險而不以庚申濬克

西陵殺吳都督留憲等壬戌克荆門夷道二城荆門在西陵之東夷道之西殺夷道監陸晏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

兵八百汎舟夜渡江襲樂鄉帥讀日率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巴山在今江陵府松滋縣有巴復村熾昌志翻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

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

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乙丑王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考異曰武紀壬戌濬克夷道樂鄉

景王濬傳壬戌克夷道獲晏乙丑克樂鄉獲景今從濬傳杜預進攻江陵甲戌克之斬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于交廣州郡皆望風送

印綬水經沅水出梓桐且蘭縣東北過臨沅縣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于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預

杖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胡奮克江安江安即公安元預

為南平郡治所乙亥詔王濬唐彬既定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驚直造秣陵翻造七

徑到翻下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零陵桂陽漢古郡衡陽吳主亮大兵既過荆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

謂重鎮既破其餘預等各分兵以益濬彬太尉充移屯項以荊州已定不復使賈充南王戎遣參軍襄陽

羅尚南陽劉喬將兵與王濬合攻武昌吳江夏太守劉朗督武昌諸軍虞曷皆降夏戶雅翻之子也

杜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考異曰杜預傳曰今向暑水潦方降

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彊齊事見四卷周報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

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復扶又翻下可復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類翻所吳主聞王渾南下使

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戰靚疾正翻帥至牛渚沈瑩曰

晉治水軍於蜀久矣治直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謂陸景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

必至於此宜畜衆力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歷大江北流自建業言之今渡江與晉大

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復

又翻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喪息浪翻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北敵奔走兵執萬倍便當乘勝

南上又翻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衆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

如悌之言吳人至此爲計窮矣然三月悌等濟江圍渾部將城陽都尉張喬於楊荷水經注淮水自江夏

汝南城汝南志節亦可憐也難於旦十二年封定侯矣竟爲侯國王莽之勅利也魏置城陽郡平春縣北東北流逕

晉紀楊荷橋名令按水經注之城陽郡乃元魏所置張喬蓋以渾部將領青州之城陽都尉也喬衆纔七

千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

敵故且僞降以緩我非真伏也降戶江翻伏屈伏若捨之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悌與揚州刺

史汝南周浚結陳相對陳讀日陣沈瑩帥丹陽銳卒刀楯五千三衝晉兵不動捕食尹翻瑩引退其衆亂將軍薛

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兵以次奔潰將帥不能止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兵于版橋敗補諸葛靚帥數

百人遁去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

白仲思諸葛靚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按復靚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淚放

州識之於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和顧令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扶又翻

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為晉兵所殺并斬孫震沈瑩等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

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

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

吳人於塗爰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言歷世所濬大悅表陳預書及張憺敗死揚州別駕何憚憚安謂

周浚曰張憺舉全吳精兵珍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懼朝直遙翻今王龍驤既破武昌王濬為龍驤將

乘勝東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通翻謂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業大軍猝至奪其膽氣可不戰禽也

浚善其謀使白王渾渾曰渾聞於事機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屯江北

以抗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乎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驤

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渾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

為上將將即亮翻見可而進豈得一須詔令乎也須待今乘此渡江十全必克何疑何慮而淹留不進此鄙州

上下所以恨恨也此所謂恨恨渾不聽王濬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趣建業吳主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

師萬人禦之象眾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勢甚盛吳人大懼吳主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佞

致位九列卿也好興功役好呼為眾患苦及晉兵將至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於吳主曰北軍日近

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吳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昏耳吳主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獨言謂其

因曰唯唯于葵翻遂並起收昏吳主駭驛追止駭驛言相繼已屠之矣陶濬將討郭馬至武昌聞晉兵大入

引兵東還至建業吳主引見問水軍消息見賢對曰蜀船皆小陶濬蓋以尋常蜀船言今得二萬兵乘大

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眾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眾悉逃潰時王渾王濬及琅邪王伧皆臨近境音

曹吳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漢光武命耿弇為建威大悉送印節詣渾降吳主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

胡冲等計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由以請降又遺其羣臣書遺于深自咎責且曰今大晉平治四海是英

俊展節之秋勿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治直之翻使者先送璽綬於琅邪王伧壬寅王濬舟師過三山

晉紀 世祖武皇帝

在今建康府上元縣西南四十五里又西即江寧夾陸游曰三山磯在烈洲下凡山臨江皆曰磯三山距金陵財五十餘里

王渾遣信要濬整過論事信即信使要議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詩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注方濬也

鼓譟入于石頭吳主皓面縛輿轎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檣延請相見觀初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

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吳有荆揚交廣四州漢獻帝興平二年孫策始取江東魏文帝黃初三年吳王孫權始稱帝傳四主五十七年而亡朝廷聞吳已平羣

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異義韓詩一升曰爵爵票騎將軍孫秀不賀孫秀來奔見

始六年票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討逆孫策也起兵之初表術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

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詩黍離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為

必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還以為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

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荀勗復奏宜如充表帝不從後扶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

使至輟轅而吳已降使疏吏充慙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夏四月甲申詔賜孫皓爵歸命侯乙酉大

赦改元改元太康自此以後大酺五日酺薄遣使者分詣荆揚撫慰吳牧守已下皆不更易守式又翻除其

苛政悉從簡易改翻滕脩討郭馬未克去年吳王皓遣聞晉伐吳帥眾赴難帥讀曰率至巴亡聞吳亡編

素流涕還與廣州刺史閻豐閻姓豐名此脩計郭馬聞晉伐吳帥眾赴難帥讀曰率至巴亡聞吳亡編

送印綬請降孫皓遣陶璜之子融持手書諭璜璜流涕數日亦送印綬降帝皆復其本職受綴音王濬之東

下也吳城戌皆望風歎附獨建平太守吾粲嬰城不下聞吳亡乃降帝以粲為金城太守初朝廷尊寵孫

秀孫楷楷降見上卷欲以招來吳人及吳亡降秀為伏波將軍楷為渡遼將軍琅邪王仲遣使送孫皓及

其宗族詣洛陽五月丁亥朔皓至考異曰皓傳天紀四年三月丙寅殺粲昏戊辰陶濬從武昌還王申

元年二月王濬等破武昌王渾斬張弟三月壬申濬下石頭皓降乙酉大赦改元四月甲申封歸命侯晉武紀太康

月辛亥封歸命侯丙寅引船升殿庚申詔士卒六十歸家者十五日至秣陵國將軍王濬傳二月庚申克西

陵又云壬寅入石頭而皓又書曰臣士卒十四日至秣陵國將軍王濬傳二月庚申克西

守皓左右皆得寶散走三十國春秋四月甲子王渾斬張悌丙寅殺粲昏與何植書庚午送降書壬申濬

入石頭甲申封歸命侯五月丁亥至洛陽晉春秋略與之同按長曆去年閏七月今年二月戊午朔三月

戊子朔四月丁巳朔五月丁亥朔六月丙辰朔然則三月無戊辰丙寅壬申五月無庚午庚辰與吳志晉

書不合若依三十國春秋月日雖合然二月武昌失守皓左右離散不容四月十六日王濬乃至秣陵而皓降又皓以四月十六日降舉家西上至五月一日未能至洛今事之先後並依吳志晉書但削去其日之不合者與其太子瑾等泥頭面縛詣東陽門晉志洛陽城東有建春東陽清明三詔遣謁者解其縛賜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錢穀綿絹甚厚武王伐紂斬其首懸於太伯之旗吳人可也乘繩登拜瑾為中郎諸子為王者皆為郎中吳之舊望隨才擢叙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復方目翻庚寅帝臨軒大會

文武有位及四方使者國子學生皆預焉引見歸命侯皓及吳降人皓登殿稽顙見賢通翻稽顙周之喪拜顙額也稽顙額觸地無容稽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

鑿人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斥充世受魏恩而姦回附晉殺高貴鄉公也充默然甚愧而皓顏色無怍怍疾各翻慙也帝從容問散騎常侍薛瑩孫皓所以亡對曰皓昵近小人近其新翻

刑罰放濫大臣諸將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它日又問吾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若是何故亡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故為陛下禽耳帝善之有學而無識此薛瑩所以不及吾彥也屬之欲翻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濬乃濟江以濬不待已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何憚以

渾與濬爭功與周浚牋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書曰允恭克讓易曰謙尊而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既失機會不及於事而今方競其功競爭彼既不吞聲將虧雅穆之引與矜爭之鄙

雍穆和也書曰汝惟不矜天下其與汝爭能斯實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即諫止渾渾不納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濟尚常山公主公主帝女也宗黨彊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讓濬以不從渾命違制

昧利濬上書自理曰前被詔書令臣直造秣陵被皮義翻下同又令受太尉充節度臣以十五日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邀臣臣水軍風發徑造賊城無緣迴船過渾禾翻臣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

當受節度之符被皮義翻下同還緣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十六日者十五之明日故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鎮南諸軍杜預所統蓋分以隨濬東下臣以為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

見不可倉猝得就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棄明制也皓眾叛親離匹夫獨坐雀鼠貪生苟乞一

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虛實不早縛取自為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恚於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

之臣愚以為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

之福也渾又騰周浚書云濟軍得吳寶物騰其書又云潘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偽宮潘復表曰復扶臣

孤根獨立結恨彊宗夫犯上千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忤五偽中郎將孔據說去二月武昌失

守水軍行至二月已過故云去二月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孟行下左右人皆跳刀大呼楊正衡曰跳大云要

當為陛下死戰決之為于皓意大喜意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馳走皓懼乃圖

降百試降使適去降戶江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

主者救斷其火耳管翻周浚先入皓宮渾又先登皓舟臣之入觀皆在其後皓宮之中乃無席可坐若有

遺寶則浚與渾先得之矣浚等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兵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

子冀其作亂得聘私忿即翻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音達合翻故其宜耳今年平吳誠為大慶

於臣之身更受各累累力潘至京師有司奏潘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科罪詔不許科斷又奏潘赦後燒

賊船百三十五艘輒敕付廷尉禁推此皆王渾親黨使詔勿推渾潘爭功不已帝命守廷尉廣陵劉頌校

其事以渾為上功潘為中功帝以頌折潘失理折潘猶折獄左遷京兆太守魏文帝受譴改京兆庚辰增

賈充邑八千戶以王潘為輔國大將軍封襄陽縣侯杜預為當陽縣侯王戎為安豐縣侯封琅邪王佃二

子為亭侯增京陵侯王渾邑八千戶進爵為公尚書關內侯張華進封廣武縣侯增邑萬戶王渚除京陵

增八千戶張華則增荀勗以專典詔命功封一子為亭侯勗為中書監其餘諸將及公卿以下賞賜各有

差帝以平吳功策告羊祜朝乃封其夫人夏氏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夏戶王潘自以功大而為渾

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見賢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晉武

宏於隋文益州護軍范通謂潘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晉志

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蘭生所以屈廉頗也十六年帥所錄王三王渾能無愧乎渚曰吾始懲鄧

艾之事鄧艾情不得上通也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曾中是吾楦也所枉為編補其功王渚

時人咸以渚功重報輕為之憤邑為千博士秦秀等並上表訟渚之屈帝乃還渚鎮軍大將軍王渚

步兵校尉舊校唯五置此營自渚始也按職官志屯騎步兵長水越騎射擊校尉是為五校也王渚

官也然則步兵之名非自渚始也武帝紀是年六月丁丑初置鄉軍校尉官疑渚所領者翊軍也王渚

諸渚渚設備衛然後見之周勃也此河東吏至常令家人被甲持官符見之亦渚之嚴設備

周身之防乃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漢清水以浸田萬餘頃

兩可笑也哉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漢清水以浸田萬餘頃

水經注漢水出南陽魯山縣西堯山東逕擊縣又東南逕昆陽縣又東北逕潁川定陵縣東入于汝清水

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東南逕南陽西郭宛縣而屈南過清陽縣又南過鄧縣又西過鄧縣南入于汝

渚音文凡開揚口通零桂之漕水經注揚水上承江陵縣赤湖北流逕鄧縣城南又東北與三湖入于汝

因於治父謂此處也春水盛則南通大江否則東通淮江陵縣有治父城春秋傳曰莫敖楚子與三湖入于汝

北逕浚陵縣又北注于河謂之揚口預傳曰舊水東通淮江陵縣有治父城春秋傳曰莫敖楚子與三湖入于汝

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王渚

之漕杜佑曰夏水揚口在今江陵郡江陵縣界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王渚

之微七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

也王渚遷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諸葛靚逃竄不出觀入吳見七十七卷魏帝與靚有舊靚好為琅邪王

妃王琅邪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

身皮面自謂不能如復靚聖顏誠為慙恨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諸葛氏

有志六月復封丹水侯睦為高陽王卷咸寧三年秋八月己未封皇弟延祚為樂平王尋薨九月

庚寅賈充等以天下一統屢請封禪帝不許冬十月前將軍青州刺史淮南胡威卒帝以左右前後

為尚書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宣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

可以肅化明濺耳威質之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凡州十九考異凡宋書州郡志本康元年天

分荆揚為江分益為寧分幽為平而為二十矣按杜佑通典平吳分十九州司隸豫冀并青徐荆揚涼雍

素益梁寧幽平交廣今從之杜佑曰司州治洛陽兗治廩丘今濮陽郡雷澤縣豫治項今淮陽郡項城

縣冀治房子今趙郡縣并治之晉陽治臨菑徐治彭城荆初治襄陽後治江陵楊治南鄭分雲南為寧治

武威分三輔為雍治京兆分隴山之西為秦治上邽益治成都分巴漢之地為梁楊治南鄭分雲南為寧治

晉紀 世祖武皇帝

雲南幽治源分遼東為平治昌黎交郡國一百七十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
治龍編分合浦之北為廣治番禺
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輟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

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
交州統合浦交趾新昌武
南海贍賀始安始興蒼梧鬱林桂林高涼高興寧浦郡去羌呂翻下宜去同不實屬者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胥齒唯兵

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並通
僕水葉榆水勞水橋水皆出寧州界入交廣界又州兵未宜約損
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

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
降戶多處之塞內
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

為患魏初民少
少詩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引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
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

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
禹貢五服相距方五千里此萬
世之長策也帝不聽
亂華張本

二年春三月詔選孫皓官人五千人入宮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
羊嘗竹葉而喜鹹而
車一名輦車上如輦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挿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

後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
招翻交通請謁執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疎退山濤數有規諷
所數
角翻帝雖知而不能改
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

下併棘城入昌黎郡龍城縣載記曰莫護跋從宣號曰慕容部
魏書曰漢桓帝時鮮卑檀石槐分其地為
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于棘城之北
號曰慕容部魏書曰漢桓帝時鮮卑檀石槐分其地為

等為大帥是則慕容部之始也載記曰莫護跋國于棘城之北
時燕代多冠髡緇髮見而好之乃
飲髮製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余謂

既得中國其臣子從而為之辭莫護跋生木延生涉歸遷於遼東之北
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
大軍于

冬十月涉歸始冠昌黎
昌黎早內附復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
後立昌黎郡慕容氏始此

大軍于

冬十月涉歸始冠昌黎

昌黎早內附復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

後立昌黎郡慕容氏始此

大軍于

冬十月涉歸始冠昌黎

昌黎早內附復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

考異曰帝紀云慕容廆按范平燕書武宣紀廆泰始五年十一月壬寅高平武公陳騫薨考異曰生年十五父單于涉歸卒太康四年也此年入寇當是涉歸

司馬按騫以咸寧三年是歲揚州刺史周浚移鎮秣陵魏揚州治壽春晉平吳乃移治秣陵揚者江南

辭位以高平公還第統丹陽宣城淮南廬陵盧江毗陵吳興會稽東陽吳民之未服者屢為寇亂浚皆討平之賓禮故老搜

新安臨海建安晉安豫章臨江鄱陽南康凡十八郡

求俊又威惠並行吳人悅服

三年春正月丁丑朔帝親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

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

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問考異曰地理志太康元年省司隸置司州毅傳毅為司隸校尉帝嘗南郊禮畢

或者此年尚未改為毅為司隸糾繩豪貴無所顧忌繩彈正也皇太子鼓吹入東掖門臣子至宮掖門

子鼓吹昌瑞翻毅効奏之又戶繁翻中護軍散騎常侍羊琇與帝有舊恩帝咸熙元年琇音秀典禁兵

豫機密十餘年恃寵驕侈數犯灑數所毅効奏琇罪當死帝遣齊王攸私請琇於毅毅許之都官從事廣

平程衛徑馳入護軍營收琇屬吏欲翻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於毅帝不得已免琇官未幾

復使以白衣領職幾居琇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後將軍王愷文明皇后之弟也景帝羊后諡景獻文帝

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三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糴澳釜糴盈之翻錫也王后諡文明從才用翻

明謂以水沃釜為崇以蠟代薪蠟蜜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步障若今之屏風崇塗

屋以板板性溫愷用赤石脂惟本草圖經曰赤石脂出濟南射陽及太山之陰蘇恭云齊南太山不聞出者

以色理鮮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柯枝明潤如紅玉高二尺許愷以示石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鐵

意者為勝也以鐵為愷怒以為疾已之寶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

六七株如愷比者甚眾愷怛然自失悅虎見翻自車騎司馬傳咸上書曰晉志曰驃騎以下及諸大將軍

司馬各先王之治天下治直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古者黎民五十而後食肉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

相高尚無有窮極矣吉翻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為三公中書監荀勗侍中

馮統以伐吳之謀深疾之統都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故翻勗

因而諧之甲午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華至鎮撫循吏夏勗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統侍帝從容語

及鍾會從千統曰會之反頗由太祖會反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廟號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聞

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論語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

滅事並見漢高帝紀五王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光武不使功臣預政事故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

之異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無遺

策功在不賞遂搆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

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稽音啓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勿使如會之

徒復致傾覆復扶帝曰當今豈復有知會者邪統因屏左右而言曰屏必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

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涉歸於昌黎

斬獲萬計敗補魯公賈充老病上遣皇太子省視起居省悉充自憂謚傳充自知姦回弒逆後當加惡

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從才用翻夏四月庚午充薨世子黎民早卒無嗣妻郭槐欲以充

外孫韓謚為世孫韓謚充皆韓壽之子世孫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曰晉制諸王及諸郡公國有禮無

異姓為後之文令而行之是使先公受譏於後世而懷愧於地下也槐不聽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侵不

報槐遂表陳之云充遺意帝許之仍詔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者皆不得以為比及太常議謚博士秦

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悖滿昔鄭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鄭春秋襄六年莒人滅鄭公

荒公帝不從更謚曰武閏月丙子廣陸成疾李膺薨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統楊珧皆惡之惡烏

統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

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為然冬十二月

甲申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獄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也鄭司農云長諸侯為

伯其揆一也侍中司空齊王攸佐命立勲劬勞王室其以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仍加崇

典禮主者詳案舊制施行以汝南王亮為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光祿大恭以濟為司徒尚書令衛

瓘為司空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為攸至親盛德倖於周公宜贊皇朝與聞政事與讀今出攸之國假

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典戎典兵也詩韓奕曰不庭方言為損韓也虧友于款薦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

后待攸之宿意也待攸事見上卷咸寧二年若以同姓寵之太厚則有吳楚逆亂之謀漢之呂霍王氏皆何人也意蓋

謂齊王不當疑三楊不當信也歷觀古今苟事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

疑至於疏者庸可保乎愚以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汝南王亮楊珧共幹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

正既無偏重相傾之執又不失親親仁覆之恩計之盡善者也又覆轍於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惠中護

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意許記翻又音帝並不從濟使其妻常山公主及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

顙涕泣請帝留攸答稽音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

哭人邪乃出濟為國子祭酒德為大鴻臚自侍中出外朝官羊琇與比軍中候成粲謀見楊珧手刃殺之比軍中

掌北軍五營魏省泰始四年罷中軍將珧知之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左遷太僕琇憤然發病卒李惠亦

軍置北軍中候七年又罷中領軍併焉朝直遙珧知之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左遷太僕琇憤然發病卒李惠亦

以年老遜位卒於家惠在朝朝下同姻親故人與之分衣共食而未嘗私以王官人以此稱之是歲散

騎常侍薛瑩卒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為第一乎喜曰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為第一夫以孫皓無

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沈持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者

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脩慎不為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復扶故彼上

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為第一乎遠于願翻近其故彼上

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尚書右僕射魏舒為左僕射下邳王晃為右僕射晃字之子也戊午新省康伯山

晉紀世祖武皇帝

濤薨魏明帝景初三年以遼東東沓縣吏民過海居齊郡界者立為新沓縣

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粲太叔廣劉歆粲讀曰

復姓鄭莊公之弟段封於京謂之京城太叔其後以為氏又衛有太叔儀轍他昆翻繆蔚郭頤秦秀傳珍上表曰繆靡幼翻又莫六昔周選建明德

以左右王室周公康叔聃季皆入為三公左傳衛太叔視子魚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明股肱之

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漢諸侯王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

名為隆寵也漢諸侯王讚朝政者惟東平王蒼耳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

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嬰紫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

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見詩江漢常武篇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

與論太平之基數色翻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司馬彪郡國志齊國專純之子皦毅之子也專

既具草先以呈純純不禁事過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續漢志博士祭酒一人本僕射中興轉為志愴

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奏議曰古之夾輔

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反葬禮記檀弓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及其衰也

雖有五霸代興豈與周召之治同日而論哉言五霸代興以尊周室不可與周召夾輔之治同日而論也治直吏翻自義皇以來豈一姓所

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欲獨擅其權而纔得沒身周漢能分

其利而親踈為用此前事之明驗也志以為當如博士等議帝覽之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

謂曹志本魏陳思王植之子植於魏文帝兄弟也文帝之禁制植者為何如今尚不能明吾之心乎且謂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所問者崇錫齊王禮

出與不橫造異論下有司策免鄭默橫下孟翻於是尚書朱整楮契奏志等侵官離局離力智翻迷罔朝

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志等付廷尉科罪詔免志官以公還第志在魏嗣爵陳王晉其餘皆付廷尉

科罪更純詣廷尉自首粲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首式翻廷尉劉頌奏粲等大不敬當棄市尚書

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曰官立八座正為此時六曹尚書并令僕乃獨為駁議駁北左僕射下

邳王晃亦從駁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粲是議主應為戮首但粲家人自首宜并廣等七人皆丐其死命

巧貨也 並除名二月詔以濟南郡益齊國禮部已丑立齊王攸子長樂亭侯寔為北海王樂音命攸備物典

策設軒縣之樂樂天子宮縣諸侯軒縣軒縣者缺其一面縣讀曰懸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朝直遙翻三月辛丑朔

日有食之齊獻王攸憤悲發病乞守先后陵明皇后也帝不許遣御醫診視侯脉也諸賢希旨皆言

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齊王卧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

憤恚而卒悲於攸疾轉篤帝猶催上道上時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

其無疾辭出數日歐血而薨帝往臨喪攸子囧號踊號戶刀翻訴父病為醫所誣詔即誅醫以囧為嗣囧俱初

帝愛攸甚篤為荀勗馮統等所構欲為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

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攸喪禮依安平獻王故事事見七十九

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雖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鮮息善翻夏五月己亥琅邪武王

伯薨冬十一月以尚書左僕射魏舒為司徒河南及荆揚等六州大水荆強也言其氣強強亦曰警

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也又云取荆山以名州統江夏南郡襄陽南陽順陽義陽歸命侯孫皓卒

新成魏興上庸建平宜都南平武陵天門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武昌安成是歲鮮卑慕容涉歸卒弟刪纂立考異曰載記刪將殺涉歸子廆廆亡匿於遼東徐郁家廆戶賄翻又

曰廆字奔洛環杜作耐今從燕書五年春正月己亥有青龍二見武庫井中見賢遍翻考異曰五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尚書左僕射

劉毅表曰昔龍降夏庭卒為周禍國語曰夏之衰也喪人神化為二龍以同于夏庭夏后卜殺之與去

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喪其榮而藏之吉乃布幣而策之龍亡而紫在積

以入于王府之童妾未既與而遭之既筭而孕當宣王而生伯服欲殺太子以不悼而謀之化為方軌

逃于褒褒人有獄以入于幽王王遂嬖之後生伯服欲殺太子以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易乾之

成伯服太子奔申申侯與大戎伐王殺之驪山下夏戶雅翻卒子恤翻

尋案舊典無賀龍之禮帝從之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

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以為九品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元年有言行脩者則

升之孟翻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蔽日滋劉毅上疏曰今

晉紀世祖武皇帝

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操千高翻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

之忌謂銓次高下或有不當而在公不以考校失實為罪用心百態營求萬端廉讓之風滅爭訟之俗成

臣竊為聖朝恥之為于無所不至而在私不以告訐為避忌蓋中正之設於損政之道有八高下逐彊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

品無寒門下品無執族一也置州都者州都謂中正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

任而輕其人使駁違之論橫於州里駁北角翻嫌讎之隙結於大臣二也本立格之體為九品者謂才德

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錯千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濫獨置中正

委以一國之重曾無賞罰之防又禁人不得訴訟使之縱橫任意縱子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不

獲上聞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謂衣食有不給者客面猶不識況盡其才而

中正知與不知皆當品狀采譽於臺府譽音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

凡求人才欲以治民也治直今當官著効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隆空名長

浮華而廢考績六也兩翻凡官不同人事不同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為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

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白素也釋素餐者以為而品狀相妨七也九品所下不

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焉於虔翻由此論

之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

敝濫更立一代之美制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亦上疏曰魏氏承喪亂之後喪息人士流移考詳無地

故立九品之制粗且為一時選用之本耳粗坐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為宜皆蕩除末濫咸用土

斷以土著為斷自公卿以下以所居為正無復縣客縣讀遠屬異土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

由鄉論則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始平王文學江夏李重上疏自魏以來王國置師友文學以為九品既

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則土斷之實行矣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也冬十二月庚午大赦閏月

當陽成侯杜預卒是歲塞外匈奴胡太阿厚帥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來降帥讀曰率帝處之塞內西

河呂翻 罷寧州入益州置南夷校尉以護之置寧州見七十九卷泰始七年 六年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毅致仕尋卒考異曰晉春秋在 侍中渾主者處事不當尚書主者也 濟明藻繩之侍中管門下諸 濟不能容其父帝由是疎濟後坐事免官濟性豪侈帝謂侍中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如何嶠曰濟

俊爽恐不可屈帝召濟切讓之既而曰頗知愧不不讀 濟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愧之謂帝不能容 年翻 他人能令親者疎臣不能令親者親謂諫而不聽也 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嶠洽之孫也漢獻帝建安十四

青梁幽冀州旱 秋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庚子襄陽武侯王濬卒 是歲慕容刪為其

下所殺部眾復迎涉歸子廐而立之涉歸與宇文部素有隙宇文部亦鮮卑種其先有大人曰普回因狩

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併以為氏何氏姓苑曰宇文氏出自炎帝其後以嘗廐請討之朝廷弗許

廐怒入寇遼西殺略其眾帝遣幽州軍討廐戰于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應劭曰肥子奔 廐眾大敗自是

每歲犯邊又東擊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音 子弟走保沃沮沮千 廐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

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魏舒稱疾固請遜位以劇陽子罷舒所為必先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

知者考異曰舒遜位紀傳皆無年月本傳曰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緩按本

因今者正旦朝罷遂以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事復一日未果如言此可謂瞻

災異遜位不復起耳之在前忽焉在後矣 夏慕容廆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帥見人還復舊國請援於

東夷校尉何龕龕讀曰率下同見賢通編見人謂見存之人也龕口含翻晉志曰武帝置南蠻校 龕遣督

護賈沈將兵送之魏晉之方鎮各置督護 廐遣其將孫丁帥騎邀之於路奇翻 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

秋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各帥種落十萬餘口詣雍州降楊正衡曰莎蓋亦匈奴類也杜佑曰晉史

云北狄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內者有屠 九月戊寅扶風武王駿薨冬十一月壬子以隴西王泰都

各萎莎羌渠賀賴等種種章勇翻難於用翻 是歲鮮卑拓跋悉鹿卒鹿一作祿 弟綽立自泰始以來鮮卑慕容

督關中諸軍事泰宣帝弟廆之子也龜翻 晉紀 世祖武皇帝

資台通鑑 卷八十一

晉紀 世祖武皇帝

晉紀 世祖武皇帝

晉紀 世祖武皇帝

晉紀 世祖武皇帝

晉紀 世祖武皇帝

晉紀 世祖武皇帝

晉紀 世祖武皇帝

史著
其世

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太廟殿陷九月改營太廟作者六萬人 是歲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

鞠等復帥種落萬一千五百口來降魏既分塞內匈奴為五部矣自去年來匈奴帥種落來降者十有餘萬口史不言所以處之之地此必自塞外來北匈奴之種落也復扶

翻又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比三年正旦日食帝尋晏駕晉以大亂天之示戒蓋昭昭矣 夏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郡國三十

三天旱 秋八月壬子星隕如雨 地震